



就算是微光，也一樣可以照亮回家的路！

かすかな光でも、家路を照らせる

Even a Gleam Still Can Lead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Aboriginal Languages

文·圖 | Bengah 王畢莉 (新北市烏來里福山國小附設幼兒園族語教保員)

我的母校「Mangan pquwsan biru」(福山國小附設幼兒園)，總共有9個孩子，大班有5個孩子，中班和小班各2個。在族群分布方面，泰雅族有7位；布農族與漢族各1位，但這2位的媽媽都是泰雅族，而唯一的漢族孩子更是由泰雅族的外婆在照顧，所以也都學習泰雅族的語言與文化。福山國小附設幼兒園的沉浸式族語課程從2014年9月正式開始，由我這位泰雅族名為Bengah(星星)的族語教保員擔任教學與行政工作。

充滿希望的初始

剛回到福山從事母語教學時，我充滿熱情與希望，因為

我們的部落很美麗、我們的部落很原味！老人家告訴我一定要將泰雅的話教給孩子，yaki(阿媽)們說，如果沒有語言，就沒有泰雅這個族群。孩子家長們對於沉浸式族語課程是歡迎的，我也在孩子身上，看到他們學習族語和自己文化的快樂，還有藉此建立起來的自信。因此我也相信，族語和文化教育不會只侷限於校園中，整個部落都會是孩子們的學校。

我們的母語教學課程的設計大多是以「部落學校」的藍圖出發，很開心家長們都願意配合課程的內容，例如：上到「認識自己」的這個主題，我們就輪流到孩子們的家上課，讓孩子認識自己的家和家人。

希望透過這樣的教學活動，讓孩子可以在「真實」的情境下做實際的學習活動。讓孩子們學到的知識是可以實際應用的能力，不要只是紙上談兵。如果無法從實際的情況讓孩子由「做中學」來學習，孩子又如何能在真實的情境有所回應呢？對部落的孩子來說，只在校園內學習「認識自己」，就如同隔層紗來接觸自己一樣，感覺很疏離，完全失去了與孩子生活環境與經驗的連結。

當我們推出這樣的課程後，家長們都熱情地在家接待我們這一班，孩子除了學習到如何介紹自己的家與家人，也同時學習、經驗如何接待別人，而其他的孩子們也學習到如何當個好客人。孩子從課程



結合部落的課程：部落的遷移。福巴越嶺拜訪從桃園巴陵部落嫁到福山部落的yaki—Giwas。

到學習環境，都能完全地沉浸在族語的氛圍之下，學習對他們來說是有趣的，教學成效自然顯而易見！這樣的學習環境只有在部落才可能發展得出來，因為部落與學校對孩子來說相近僅一線之隔。

在課堂上的教學，不只是將知識教給孩子們，而是激發他們蘊含的本質，我常告訴我自己，我只不過是一位用身心靈來陪伴孩子成就他自己的老師。回福山後，在孩子身上看到的正是如此，泰雅族語和文化本來就是孩子身上所有的東西，所以在沉浸式族語課程中

學習是有趣而快樂的。

當然也會有人問我：「我們現在的生活型態和從前差很多了，為何我們還要學習傳統的文化，而不是快點來學習英文之類的語言呢……？」我也常在思考這樣的問題：「以前我們有成年禮，男人要會打獵，女人要會織布才能紋面，但現在沒有這樣的gaga了；那麼在現代的部落文化中，哪些是可以用來衡量青少年已經成年的標準？又如何讓孩子們對自己的文化有所連結呢？」對啊！現在部落的耆老制度和部落會議幾乎是沒有了，哪來的

Yaki們說，如果沒有語言，就沒有泰雅這個族群。我也在孩子身上，看到他們學習族語以及自己文化的快樂，還有藉此建立起來的自信。因此我也相信，族語和文化教育不會只侷限於校園中，整個部落都會是孩子們的學校。





如何把家長的力量拉進沉浸式課程中呢？我們邀請父母為孩子製作課程所需，例如Miyu的爸爸製作獵刀、Rimuy的媽媽幫忙織布等；希望能讓家長透過參與，更認同沉浸式族語課程，進一步使整個部落真正成為一所能讓孩子們學習族語和文化的學校。



結合部落的課程：尋找部落kiri。

傳承呢？

因此，我認為族語教學不應該只是單獨教語言而已，因此在設計課程時都會帶入泰雅文化意涵gaga的知識，例如教到panaq（魚叉）這個單詞時，會告訴孩子們與魚叉相關的文化：以前的材料是箭竹，現在是鐵，因為竹子對我們來說是部落的寶貝，食衣住行都是竹子的恩賜。魚叉，雖然一年到頭都可以製作，但以春夏兩季為主，因為在泰雅傳統智慧中，春夏兩季是不能打獵的，尤其是山豬、山羌等大型動物，只能放捕捉小型動物的陷阱，必須要讓動物們生息繁

衍，食物來源才會源源不斷。打魚就成了不能打獵時的重要生產活動，魚叉用量大，此時即是製作魚叉的主要時期。像這樣關於自己傳統文化中的智慧，孩子們學起來便津津有味。

慢慢做比較快

沒想到，後來這幅樂觀的光景很快地就蒙上一層陰影，即使校方與老師很有心地推動沉浸式族語教育，可是部落呢？原先以為部落應該就是一座最自然的學校，然而部落並沒有提供族語的學習環境；相反地，隨著孩子們的族語能力

越來越好，當初歡迎沉浸式族語課程的家長卻越來越擔心，家長們關心的是：我的孩子有能力跟其他受主流教育的孩子們競爭嗎？他們開始擔心，在學習族語和文化上花這麼多時間，會不會削弱其他主流社會所要求的能力——例如使用「國語」的能力，以致在升學和就業上都佔劣勢。因此回到家裡，家長與孩子的溝通還是用「國語」，也不願意受邀到學校來教學或共同學習母語。耆老們逼自己學「國語」，以便與孫兒女溝通，同時也不太願意到學校從事母語教學，認為若真的只講母語，孩子們也



同在的幸福·家長參與：家長班羅馬拼音課。

聽不懂。其實，這是一種「既期待又怕受傷害」的心境，既希望孩子們學習自己的語言和文化，卻由於部落已受主流社會影響很深，擔心族語學習的結果，會被主流社會更邊緣化。其實面對有些家長們的擔心，我感到非常的心疼，一直以來，我們被迫學習主流的文化與思維，對於自己的文化卻感到不知所措。我們原住民一直強調爭取「還我主權」、「還我土地」等等的抗爭活動，希望政府可以正視我們的存在，然而當自己的母文化強過主流文化時，卻又非常焦慮且不安。

到了下學期，某些家長所表達的擔心，確實給了我很大的打擊。在部落沒有提供健全的學習環境下，更顯得校方與個別老師的力量有限。據我所知，福山應該是全台灣最早經營生態旅遊的部落之一，光是生態方面，就有大量的語料可採集，但就我個人而言，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這般的疲憊感是自從我擔任老師以來，從沒有過的！因為以部落文化為出發的教案主題，是先前缺乏的經驗。

遭遇到這些困境，我瞭解到既然沉浸式族語課程無法快速拓展至部落，只得把步調慢

下來，有一句老話：「慢慢做比較快」，慢下來的同時，也讓我開始思考一些事情。

比如說，如何把家長的力量拉進沉浸式課程中呢？既然家長們沒有意願受邀到學校來教學或共同學習母語，至少邀請他們製作課程所需，就是孩子們會用到的教具。例如請Miyo的爸爸製作獵刀、Silan的爸爸製作陷阱，以及Rimuy的媽媽織布等；希望透過這種方式，讓家長參與進來，更認同沉浸式族語課程，進一步使整個部落真正成為一所能讓孩子們學習族語和文化的學校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也開始重



新思考自己為什麼要堅持將族語和傳統文化傳承下去。在泰雅的传统文化中，通常是有用的東西才有名字，以樹木為例，只有具有實際用途的樹木才有名字，其他就只通稱為「樹」而已，因此，如果語言與傳統文化無法和現代生活扣連在一起，我們為什麼要傳承過去的文化？這樣的傳承自然也無法說服家長，得不到共鳴。

傳統與現代，到底如何連結？要能夠達到傳承，需要可以連結傳統與現代的「媒介」，而gaga就是！泰雅gaga文化的傳統智慧，即使面臨時代不停變遷，尊重祖靈及敬畏

大自然的泰雅人心，卻是千古不變！對於現代的泰雅文化傳承，我認為讓孩子們擁有傳統的思維，更能擁有生活於現代所需的能力。傳統思維包含泰雅的社會規範，例如進行射箭與打獵課程時，我會教孩子們，如果在我的獵場射到的山豬，跑到其他人的獵場中，這頭山豬到底是誰的？我們泰雅傳統上有強調分享與共食的gaga規範，雖然我們今天已經不再以打獵維生，必須具備現代的謀生能力，但不能說我們的文化就與現代無關，畢竟這些規範在現代生活中還能發揮作用，且有利於部落族人共同處理大家應面對的公共議題，

因此族語和文化就有被傳承下來的必要性。不過，這不是能夠立竿見影的工作，但可以慢慢去影響你周遭的人，他們會去影響其他的朋友，慢慢做比較快！時間會醞釀時機！

展望未來：撒種與微光

即使步調慢下來，我還是會持續堅持傳承母語與文化。在現階段，我當然希望一年任期屆滿後，能夠繼續擔任族語教保員的工作，然而如前所述，工作負擔沉重，而我的女兒也逐漸進入青春期的時候，總不能因為工作而犧牲親子關係，因此還在評估是否繼續任職。然

而，即使最終必須離開這個職位，那就意味著不再堅持族語教學與文化傳承了嗎？

答案並非如此，正是因為期待把部落真正地轉化成一所學校，所以才會利用自己的週末休假時間，和家族成員一起開辦「卡拉模基文化營」，提供一些文化體驗的活動，例如由我媽媽製作傳統食物tmmyan（醃肉）分享給大家。而我們klmut



同在的幸福·家長參與·媽媽教室—泰雅織帶髮師。



Tranan—我的家鄉（烏來福山部落）。

開部落，到外地求學、就業，但他們的家在這裡，福山是他們永遠的家園。他們帶著傳統的語言和文化，想家時，有朝一日也許會回家。落葉總是想著要歸根，何不在自己有能力時候，就把部落經營成美麗的家園呢！「慢慢做比較快」，即使是微小的努力，只透露出一絲絲的微光，

家族的青壯年男人，現在幾乎都擁有自己的傳統弓箭，這些是家族成員看見、認可我回到福山後的努力，慢慢地願意一起響應文化傳承的結果，這也使我更有力量，即使在離開族語教保員的位置後，仍然能夠在傳承族語與文化的事功上堅持下去。愛，是心中千古不變的關係。謝謝我的家族和家人對我的愛，願意一起將這美好的文化傳承下去！親愛的家人，因為有您們，我在部落的每一天都要更努力開心！

儘管一個人的力量有限，一個家族的力量也有限，然而堅持自己的信念，就如同在撒種一樣。這一陣子，學校的教導主任帶著3-6年級的孩子們做食農教育，種植小米，看著

孩子們播種，心中有些感觸。種子撒出去，沒埋進土壤裡的會成為鳥類的食物，埋進去的不見得會長出來，如果兩株結在一起的，還必須摘除弱株，在成長過程中，還須面對氣候與蟲害的考驗；這也就是說，灑出去的種子不一定都能順利成長茁壯，只有部分能真正長成小米。以這樣的角度來思考，在語言與文化傳承方面，只要有少數種子能夠成長茁壯，未來就充滿希望，而我願意盡力扮演那撒種之人。

或許我們的孩子長大後，還是會離

仍然可能在他們尋尋覓覓的時候，照亮那條歸鄉之路！

我相信，每個人愛上福山，都來自於不同層面的感動，但唯一不變的是，我們的愛不會停歇，而愛上福山的理由將會一直傳承下去……讚美不停！◆

王畢莉



泰雅族，族名Bengah，1976年生。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畢業。現任新北市烏來里福山國小附設幼兒園族語教保員，喜歡大自然，愛畫畫、寫詩及手工創作，並致力於將泰雅族文化融入課程設計中。